

卧龙生著



女浪俠殘

卧龙生 著

③

残侠浪女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· 第十八章 ·

恶教逼禅师

血佛、血盲、血魑同时上前，叫道：“老奴等叩见小宫主！”

云逸龙挥挥手道：“免礼……你们怎会都来了这里？”

血魑抢先道：“俺是被那叫毒蟒的人放我来的，后来才听说天台山的事，宫主，俺雷猛真是饭桶，运气真坏，竟没在天台山露它两手！”

云逸龙皱皱眉道：“你现在都好了么？”

血魑雷猛忙道：“俺早就好了…”

关切的赶上一步叫道：“小宫主，听说您中了火毒，可把俺给急死了，现在可好了，宫主一定早就治好了吧！”

展玉梅也接口道：“对了，别的话也少谈，你的毒伤是否都好了！”

云逸龙忙道：“都好了，当我醒来之时，是在一处荒山之中，但却不知是如何治好的毒伤，梅姊……”

展玉梅皱眉道：“你当真什么都不知道么？”

云逸龙正色道：“难道梅姊不相信我？”

展玉梅摇摇头道：“不，我只是觉得奇怪而已！”

云逸龙苦笑道：“梅姊就算不知详情，也必然知道这一点端倪，否则这鹏鸟如何会有那苗疆荒山之中接我……”

展玉梅叹口气道：“我自然要告诉你，当你在天台山中了火毒，发作昏迷之后。……”

于是，她把金手玉女如何同他同乘一鹏，去找她的师父疗伤之事，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。

但她也只能说到金手玉女如何与他乘鹏而去为止，后面的事，她却也一点不知，难明究竟。

云逸龙沉重的叹口气道：“这样看来，救我的人一定是金手玉女与她的师父了。”

展玉梅道：“这是毋庸置疑之事，除了他们师徒之外，别人都不会救你，也没有这个力量救你……”

云逸龙皱眉道：“但她为何却又不见我，这……难道她这样看重那一点过去的小节么？”

展玉梅心中说不出是悲是喜，停顿了一下道：“云弟！”

云逸龙忙道：“梅姊……要说什么？”

展玉梅幽幽的一叹道：“你为什么这样愁眉不展，难道这件事对你有这么重要么？还是你……因没见到金手玉女而难过吗？……”

云逸龙面色微红道：“不！梅姊也许有些误会了！”

展玉梅道：“这也不是误会，我只是觉得你不该对这些事如此颓丧。须知你肩负着多么沉重的担子，既然侥幸脱了险，就该再为你的正事设想！”

云逸龙心神一振，忙道：“梅姊说得是！……”

他知道金手玉女虽然救了他，却仍为双狐之事觉得无法与自己相见。

他思忖：“这样也好，否则又能怎样，那金手玉女对自己一片痴心，难道自己真个与她谈情说爱么？”

不可能！

既是不可能，倒不如这样分开的好。

一念及此，心情顿时开朗了不少，转头四顾一眼，道：“可有金碧宫的消息？”

血佛赶走一步，道：“金卫血婆已经遵喻回金碧宫，老展鹏也曾传来消息，宫中一切如常，请小宫主放心。”

云逸龙轻轻点了点头，又道：“云家庄情形如何？”

血魃前道：“云家庄已经没有几户人家，从来就平平静静，没见过什么江湖上物到来，有俺手下那几个毛虫守在这里，更是平安得很！”

云逸龙叹口气道：“可曾看过……本宫主昔年故居？”

声调之中，已经充满激动。

血魃向血佛血盲扫了一眼，方才慢吞吞地道：“宫主的故居……早就没有了！”

云逸龙痛苦的咬了咬牙，道：“好，正主崖、正义团、血碑主人，云逸龙如不将你们悉数灭绝，今生暂不为人！……”

向展玉梅投注了一眼，道：“可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消息？”

展玉梅柳眉双蹙，道：“消息倒有，只是有的可信，有的不可信！”

云逸龙道：“不论可信或不可信，梅姊不妨讲讲看。”

展玉梅颌首道：“听说血碑主人已经下令天下各帮各派选拔高手，要向你围攻，再创一次‘金碧宫’灭亡之劫……”

云逸龙哼道：“我相信不久将有一次大的决战，不过，究是谁存谁亡，却难预料，有金碧宫在，就不容血碑主人披着正义的外

衣为恶！”

展玉梅又道：“此外，由于你的连番杀戮，已使血碑主人存了戒心，下令在围攻你的行动开始之前，不要再与你发生冲突，以便集中力量来对付你，免得再被你到处逞威，使血碑主人的声名受损。”

云逸龙沉付不语。

展玉梅缓缓又道：“云弟，恕我说句真心话，血碑主人武功如不高到绝顶，也绝控制不了正义团，在他伪善的外衣掩护下，下令选拔高手，那等于是集中天下武林的精华来对付你，云弟，这问题不容忽视。”

云逸龙叹口气道：“我何尝不知，只是除了拼力一搏之外，又能有什么办法？”

展玉梅摇摇头道：“不然，我认为我们也该想个对付他们的办法了！”

云逸龙苦笑道：“梅姊有何高见？”

展玉梅凝重的道：“难道你没想得到么，咱们也该团结天下武林高手，动用大批的人手来对付正义团！”

云逸龙大声狂笑道：“梅姊不是开玩笑吧？”

展玉梅正色道：“这是谋求江湖武林万事之安的大计，我怎会与你开起玩笑来了！”

云逸龙仍然狂笑道：“梅姊想得虽好，但这却是无法行得通的。”

展玉梅皱眉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云逸龙道：“梅姊想想看，我云逸龙出道虽短，但却已是双手血腥，出了名的江湖残侠，铃马现踪，血腥遍地，白剑过处，不留活口，谁又肯与我联手，谁又肯为我卖命，除了金碧宫与大漠鹏

城以外，谁又是我们的友人！”苦笑一声，又道：“何况，血碑主人的正义团控制武林已久，根深蒂固，在一般武林人物心中，只怕很难动摇！”

展玉梅不以为然的道：“是非自有公论，公道自在人心，血碑主人控制虽严，但并未抓住人心，至少也使大部分武林人物敢怒而不敢言，你手段虽狠，杀孽虽重，但金碧宫的声誉依然使人敬重，白剑铃马使人生威，你的善良本性使人向往，登高一呼，不愁没有加盟之人，也许会有血碑主人的手下倒戈而来！”

云逸龙一笑道：“梅姊既有这样好的兴致，试上一试倒也不妨！”

展玉梅欣然道：“你同意了？”

云逸龙忙道：“只要梅姊认为值得一试，小弟又有什么不同意的？”

展玉梅大喜道：“那么我们即刻筹备，将讯息广布天下，以使有志之人望风而来，迅速组成一股强大的力量。”

云逸龙淡淡笑道：“只怕很难。”

神情冷漠，显然对此并不热心。

展玉梅并不在乎这些，兴致勃勃地道：“既然决定，咱们就该立个名号……云弟有意见么？”

云逸龙一笑道：“最好是名称，莫过正义二字，但可惜却被那伪善的血碑主人用去了……”

展玉梅拊掌道：“对，咱们也用正义二字。”

云逸龙怔了一怔道：“梅姊说什么？”

展玉梅正色道：“咱们就以正义为名，称做正义门！”

云逸龙双乎连摇道：“不行，血碑之下有了正义团，如今我们再组正义门，那可热闹！江湖中到处都是正义，但正义究在何

方？”

展玉梅正色道：“咱们不能因他们用了正义二字，就摒而不用，咱们要喊的口号就是：‘诛除伪善者，主持真正义’，是非让武林中人自己去查办就是了！”

云逸龙勉强点点头道：“梅姊的话倒也有理。”

展玉梅笑道：“好，现在既已定名，该谈到地点了，咱们的正义门总能设在何处？”

云逸龙笑笑道：“地点问题，只怕也要梅姊动脑筋了……”

目光四外一转，道：“总不能就设在云家庄吧？”

殊料展玉梅双掌一拍道：“好地方，就设在云家庄！”

云逸龙剑眉一皱道：“梅姊当真是开玩笑，一片农村，如何可以设立江湖门户？”

展玉梅笑笑道：“这里虽无险可守，但却具有重大意义，当年云家一门三代溅血泰山正义崖，究竟那算什么正义，武林中传诵已久，不必再加申言。

如今，我们把正义门设在云家庄，正好提醒了江湖中人的记忆，也使他们有一个选拔的准绳……”

眸光转动，伸手摇摇一指道：“庄中虽不宜建筑，但庄北青杨岭，连绵十数里，足可筹建大业，正是十分理想的地方！”

云逸龙仍然有些困惑地道：“梅姊当真要这样做么？”

展玉梅高兴的道：“有百利而无一弊，何乐而不为！”

云逸龙忖思着道：“还有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存在，梅姊想到过么？”

展玉梅道：“云弟可是担心正义团会来人骚扰？”

云逸龙道：“岂止骚扰，只怕一有人来，就是毁灭性的行动。”

展玉梅笑道：“这个，我也考虑到了……”眸光转动，缓缓接

下去道：“第一，血碑主人既已下令各帮各派选拔高手，一时之间不会有什么暴烈的行动。第二，我立即召来大漠鹏城的所有高手，再加上金碧宫的人，这力量已不算小，并没有什么值得可怕之处。”

云逸龙沉声一叹，不复再言。

展玉梅摇摇头道：“龙弟，你究竟怎么了，为什么老是这样郁郁不乐？”

云逸龙皱眉道：“因为有些事使我觉得于心不安！”

展玉梅怨了一声，慢悠悠地道：“莫非你仍在为金手玉女之事而……”

云逸龙双手连摇，打断她的话道：“不，她并没有什么值得我惦记之事，只除了我觉得对她的恩惠有些难以弥补之外……”

展玉梅道：“那么，又是为了什么呢？”

云逸龙苦笑道：“最使我难安于心的，还是梅姊！”

展玉梅绽开一个甜口的笑容，道：“我？……我有什么使你不安心的？”

云逸龙认真的道：“我总有一个固执的想法，我认为梅姊不该到这云波险恶的江湖中来，应该早回鹏城，把这付担子让我一人来挑！”

展玉梅凝望着他，秀目中忽然滚出了两滴泪水，幽幽地道：“直到现在，我仍然无法改变你的观念，龙弟，你不该这样距我于千里之外，须知……”

脸色一红，但却终于说下去道：“你我应该是一体的，因为金碧宫与大漠鹏城不能分开，过去、现在、将来，都应该是一体的……”

云逸龙轻轻点头，道：“梅姊说的是。”

但这句话出口得十分勉强。

云逸龙振作了一下，说道：“既是这样，此地由血佛、血盲、血魑协助梅姊筹设‘正义门’，小弟想借机去一趟黄山！”

展玉梅一怔道：“黄山，你为何要去黄山？”

云逸龙道：“我记得好象与梅姊提过了，我曾答应过垂死前的遮天掌卜世龙去送一幅血巾到黄山，交到她的好友无影剑黎元霸手中！”

展玉梅噢了一声道：“可是称为‘剑中龙’的无影剑黎元霸？”

云逸龙颌首道：“正是此人！”

展玉梅欣然道：“这是该去的正事，我不拦你，那无影剑黎元霸，被誉为剑中之龙，在江湖道上被称一流一的好手，而且，听说他又是一个颇富正义之人，如果情势有昨，不妨顺便拉他加盟伙！”

云逸龙道：“我知道……小弟就要告辞了！”

展玉梅一怔道：“现在就走？你刚由苗疆回来，还没歇上一天呢！”

云逸龙摇头道：“早去可以早回，以便帮梅姊筹创门户。”

展玉梅一笑道：“这话也是，还是骑大鹏去吧！”

云逸龙双手连摇道：“不，小弟骑不惯那只鹏鸟，还是骑我的铃马吧！”

展玉梅不以为然的道：“你此去黄山不过是为了替无影剑黎元霸送上一幅血巾，又何必舍快而就慢，难道你不知骑马比乘鹏要慢得多么？”

云逸龙正色道：“此外，还有一个比较堂皇的理由，金碧宫以白剑铃马知名于世，我不能离开铃马！”

展玉梅轻吁一声，道：“好吧，由你了！”

云逸龙转头叫道：“血佛……”

血佛连忙陪着笑脸道：“老奴在！”

云逸龙道：“我的铃马呢？”

血佛忙道：“正在庄中以上好的草料喂养，大概……就快来了！”

血魑犹豫着跑了过来，道：“小宫主，这段时间，俺可真闷坏了！”

云逸龙一笑道：“你想怎样，直说吧！”

血魑讪讪地道：“小宫主身边不能没有随侍之人，还是……俺陪小宫主去吧！”

云逸龙冷冷的道：“不行！”

轿魑怔了一怔道：“那么小宫主要带谁去？”

云逸龙笑道：“我谁也不带，而且，你们在此也不会闲着，一切都听展姑娘的吩咐，大约有得你们忙的呢。”

此时铃声隐隐传来。

血魑试探着转向展玉梅道：“是真的么？”

展玉梅笑笑道：“你手下的毛虫们共有多少？”

血魑不好意思的笑笑道：“只有五人。”

展玉梅道：“把他们统统叫来，咱们要去动青杨岭的脑筋了！”

血魑失望的道：“是做木工还中泥水工？”

展玉梅笑道：“看情形大约两样都得做了……”

说话之间，只听铃铃铃铃一阵清脆的声音传处，追魂铃马已经由庄中捷如飘风的跑了出来！

追魂铃马似是因为许久没有见到主人，跃至云逸龙身侧，磨颈擦耳，亲昵不已，云逸龙轻轻的道：“虹影，咱们久违了……”

扳鞍上马，向展玉梅道：“梅姊保重，小弟当尽快的赶回来！”

展玉梅道：“你自己更要保重，尽可能避免与血碑的辖下冲突，须知多杀上他们几个属下，于事并无大补……”

云逸龙一笑道：“我知道，等咱们的正义门创立之后，广召天下群豪，再大张旗鼓的与他们干上一干！”

展玉梅颌首道：“这话对了，希望你真正的同意我这办法！”

云逸龙双手一拱道：“梅姊多偏劳了！”

一拍马颈，飞跃而去。

云逸龙的心情仍然是沉重的，对于展玉梅的创设正义门，他并没有太大的兴趣，因为他认为这并不会发生多大的作用。

然而，这是展玉梅所一力主张的，他不便加以反对，金碧宫的老宫主毕竟是他的祖爷爷。

他一路飞驰，径奔黄山而行。

他虽然不甚同意正义门的建设，但对尽量少与正义崖的人发生冲突之事，却是颇具同感，因为他知道，自己所杀的这部份都不是重要人物，真正的罪魁祸首仍然稳稳的躲在幕后。

他要杀的是血碑主人和他的得力助手。

他要消灭的也是血碑主人，而不是整个武林。

怀着这样的心情，他不再太注意一路之上所遇到的任何事物，顾自催马而行，希望早到黄山。

第二天薄暮，他已到达距离黄山还有一百多里的一片洼地之中。

那片洼地因一场雨水积聚，十分泥滑难行，更加上处处荒林，显得一片萧索，令人心生惆怅。

正行之间，铃马忽然一扬前蹄，驻足不行。

云逸龙心头一动，注目看时，只见此刻正行在一片乱葬岗之

上，大小坟墓不下万余，在暮色西沉之中，更加苍凉。

云逸龙轻轻拍拍马颈，叫道：“虹影，出了什么事了？”

虹影长嘶一声，两只前蹄踢了几踢，仍然不肯前行。

云逸龙微微一叹，道：“没关系，我们多走几步，绕过去吧！”

马儿果然向左旁绕去，缓缓而行。

云逸龙边走边道：“墓地里的朋友，我云逸龙今天不愿多杀无辜，才放过你们的，如是几天前的脾气，只怕你们将没有一个活口。”

墓地中静寂无声。

但云逸龙却又冷冷一笑道：“话虽如此，但你们最好别出来冒险，也许云某一时耐性不佳，而伤了你们的性命！”

墓地中果然不见动静。云逸龙走得极慢，足足费了盏茶左右的时光，方才走完那片墓地。

自始至终，墓地中不曾有过一点响动。

云逸龙清楚的知道，那片墓地中至少有二十人以上潜伏其中，而且他也清楚的知道，这些人多半是正义团中控制之人。

他离开墓地，不由勒缰细忖：也许展玉梅的话是对的，眼下举世之中，几乎都被血碑主人所控制，江湖中再没有可以与之抗衡敌对的门派，一般有志之士也以无所归附为苦，那么正义门的筹设，岂不正合时宜。

以眼下而论，若有一个真正主持正义的强大门派，这墓地中的二十余人，也许立刻就会叛离了血碑主人的控制。

忖念之间，忽听不远处的草丛中有人唉声叫道：“好苦哇……”

云逸龙心中大奇，什么人在此叫苦？

当下拨马而前，眉头不由一皱。

原来在草丛之中出现了一个模样令人恶心的叫化子，正捧着肚子哼哼乱叫。

云逸龙哼了一声道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那叫化子叫道：“吃了不新鲜的死孩子肉，拉肚。”

云逸龙哼了一声道：“你叫什么？”

那叫化子道：“尸丐齐真！”

云逸龙寒着脸道：“我告诉你，你最好少在我面前弄鬼，大约在江湖道上，你也是一个横行霸道的人物吧！”

尸丐齐真定定的看了云逸龙一会，惊道：“我的皇天菩萨，你该不会是‘白剑铃马’的云宫主吧？”

云逸龙寒着脸道：“不幸的是你说对了。”

尸丐齐真双手抱头，大叫道：“小祖宗，我可不是正义团的人，别……别杀我……”

云逸龙皱眉道：“我是这样令人害怕的人物吗？”

尸丐齐真叫道：“江湖道上谁不知道，铃马过处，鲜血遍地，白剑现踪，不留活口，江湖上闻名胆落，那个不怕！”

云逸龙叹口气道：“我要对付的是假正义为名的恶人，并不是见人就杀，你对我的观念简直大错特错。”

尸丐齐真又看了云逸龙一眼，道：“看起来江湖传言是有点不大可靠了。”

云逸龙正色道：“你看我可象个举手就要人命的人吗？”

尸丐齐真的胆子大了一些，嘻嘻一笑道：“果然不错，宫主风流潇洒，相貌堂堂，应该说是位少年奇侠才对，但江湖道上却都把您当成杀人不眨眼的残侠魔王了。”

云逸龙道：“现在你明白了吗？”

尸丐齐真忙道：“明白了！明白了！……”

云逸龙轻吁了一声，由怀中掏出一锭银子丢下，拨马就走。

尸丐眉开眼笑，由地上拾起银子，叫道：“云宫主慢走！”

云逸龙收住马缰，道：“怎么，嫌少！”

尸丐齐真双手连摇道：“小的那敢嫌少……”

云逸龙皱眉道：“那么你喊下我来又是何意？”

尸丐齐真忙道：“小的想动何宫主要……要去那里？”

云逸龙心中一动，道：“黄山，接云峰！”

尸丐齐真道：“宫主去黄山接云峰，可是要去找江湖誉为‘剑中龙’的‘无影剑’黎元霸黎老前辈？”

云逸龙淡漠的一笑道：“看来你对江湖道上倒是很熟，你怎知我是去找他？”

尸丐齐真道：“这很简单，‘无影剑’黎元霸是武林中的大人物，他就住在黄山接云峰，云宫主既是要去黄山接云峰，自然是要找他了。”

云逸龙道：“莫非你认得他？”

尸丐齐真笑笑道：“我虽认得他，但他却不认得我，因为象他那样的大人物，绝不肯折节下交，跟我这死要饭的做个朋友！”

云逸龙道：“莫非那黎元霸声名不好吗？”

尸丐齐真忙道：“好是好，就是架子太大了一些，有点自命不凡。”

云逸龙叹道：“任何人都有缺点，这也怪他不得。”

尸丐齐真笑笑道：“他架子虽大，但遇上云宫主这样的人物去找他，大约他架子就端不起来了！因为……”

云逸龙淡然一笑，截断他的话道：“再见吧，你也该离开这里了。”

尸丐齐真忽道：“云宫主对黄山的山路熟吗？”

云逸龙怔了一怔道：“莫非你有意替我带路吗？”

尸丐齐真忙道：“能替您带路，那真是我死要饭的祖上有德。”

云逸龙笑道：“可惜我不能用你，因为……”

尸丐齐真接口道：“可是怕我跟不上马儿……”

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也许我是赶不上马儿，不过，黄山接云峰处于乱山之间，只怕云宫主也要费上一段时间去找呢。”

云逸龙心中暗忖：这话倒也有理，但由此至黄山尚有一百余里，带着这个似人似鬼的叫化子同行，实在不是味儿。

尸丐齐真已知其意，微微一笑道：“云宫主可以先试试我死要饭的脚力，再决定带不帶我吧！”

不待云逸龙表示意见，立刻发足向前狂奔。

云逸龙纵马相随，心中也不由暗感惊异，因为这尸丐齐真的轻功足可列入一流高手之林。

当下突然一笑，不紧不慢，随在他身后五丈之外。

一个半时辰过后，已到黄山脚下。

尸丐齐真回头龇牙一笑道：“云宫主，我老叫化子的脚力还可以凑合吧！”

云逸龙微笑道：“江湖道上，大约你也是一把好手！”

尸丐齐真忙道：“勉强凑付，但比起云宫主来，那可真是萤火与皓月争辉了。”

云逸龙淡然一笑道：“云某急于去一见黎元霸，还是烦你引路吧！”

尸丐齐真望望天色，皱眉道：“连夜上山？”

云逸龙道：“不错，莫非你不想去了。”

尸丐齐真摇摇头道：“不！不……不过，山路难行，宫主的马

儿……”

云逸龙一笑道：“这个不劳你费心，你只管带我去就是了。”

尸丐齐真连声应诺，道：“是！是……死要饭的带路了。”

当下疾飞猛跃，向山中奔去。

云逸龙拨马相随，铃声叮咚，打破了夜的沉寂，虽是行走在陡峭的山路之上，但追魂铃马却没有一些困难现象。

尸丐齐真的话果然不错，接云峰在于乱峰之中，若不是有他带路的话，在这夜色已深之时，还真是不易寻找。

追魂铃马虽可奔行山路，但对于壁立如峭的接云峰，却也到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境地。

因为那山峰实在太陡削了，云逸龙只好跃下马来，附在它的耳边轻轻的道：“虹影，这山你是爬不上去了，就在这里等我吧！”

追魂铃马轻轻点了点头，立刻向一旁树丛之中奔去。

尸丐齐真满脸含笑，当先向峰上攀去。云逸龙在后相随，大约费了顿饭时光，方才攀到峰巅之上。

一经攀到峰顶，眼前顿时豁然开朗，原来上面竟是十分平坦，奇花瑶草，美不胜收，不啻世外仙境。

在峰巅正中，三楹茅屋，整整齐齐，一缕灯光由门窗缝隙中穿射而出，可知房中主人尚未入睡。

尸丐齐真轻声道：“那老家伙还未入睡，来的正好……。”

把声音压得更低的道：“那老家伙对我并无好感，只好宫主一人去了。”

云逸龙颌首道：“你就在这里等我一会儿吧！”

迈动脚步，向茅屋之前走去。

房中人似乎不知有人到来，尽管云逸龙落脚极重，踏得蹬蹬直响，却并无开门探视之人。